

《天才少女》：与众不同的教育之殇

在电影圈，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独立电影。这个起源于上世纪中期好莱坞的词指的是摆脱所谓“八大电影公司”垄断（拍摄一部电影的运作遵循步骤严谨的“制片人制度”），自筹资金，甚至自己编写剧本、担任导演的电影。独立电影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了，世界各国都有所谓“独立电影”的称呼，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是游离于该国商业电影体系之外的电影创作，都可以被归入到独立电影的范畴里去。也因此，我们能在主流院线之外，看到一些尽管不被排片待见、票房没有上天但仍旧走心、优质的好片。

美国是独立电影最为发达、取得成就最高的地方。而对“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和马克·韦布（《超凡蜘蛛侠》系列电影导演）这两位“爆米花电影”的票房担当来说，《天才少女》这类小众温情片的尝试更有种急流勇退的可贵。

人如其名，七岁Mary的天才程度已经到了老师在教3+3，她却在算 57×135 的地步了。克里斯·埃文斯在片中饰演Mary的舅舅Frank，他一直在极力反对要将Mary培养成数学天才的外婆，全片就围绕两人争夺抚养权的故事展开。而事实上，说什么也要让Mary过上普通人生活的Frank是有背后缘由的。因为自己的姐姐，也就是小女孩的妈妈，曾经就是个数学天才，而“天才”大多是个既超群又脆弱的群体，有生活和性格中的弱点，甚至缺乏基本的情感与社交能力，导致痛苦的结局。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舅舅才决定带着Mary远走隐居。

沉浸在“美队”和超萌小萝莉麦肯娜·格瑞斯的颜值组合中，差点忘了本片探讨的实际上是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令人回忆起上届奥斯卡提名了最佳男主角的影片《神奇队长》：在大西洋西北部森林深处的父亲选择带着6个孩子训练格斗、野外生存、读书、辩论、冥想，以偏执和骄傲对抗着世俗的社会秩序和教育体系。而当他们终于离开乌托邦式的家庭系统接触到外部世界，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到来。两种极端语境下讨论教育之普适性与特异性的力度是一般院线片达不到的。

《天才少女》是2017年5月北美最卖座的独立电影，算起来，克里斯·埃文斯早在2014年就以导演身份推出了另一部虽然口碑并不怎么样的小众爱情片《午夜邂逅》，摆脱“美队”的光环，尝试其他的可能性。这种身为演员的觉悟，女版我只服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曾经的“暮光女”在一夜爆红后，陆陆续续选择了《依然爱丽丝》《X射线营地》《锡尔斯玛利亚》《某种女人》《私人采购员》等小成本或偏门题材的作品。结果呢？只能说更爱她了。在独立电影中，或许能找到一个演员的独立精神。



每个人都在片中，照见自己的孤独

【文/张晓雯】

《八月》：昙花会再开，我们不会了

除了圣丹斯电影节、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国内也有业界公认的独立电影风向标。与北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聚众狂欢不同，FIRST青年电影展每年7月在西宁静静开展，它的设立初衷是持续发现与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及早期电影作品，如忻钰坤的《心迷宫》就是这么被发掘的。

尽管《八月》在去年的FIRST评选中颗粒无收，但在金马奖上的风光无限却令所有人惊艳。不仅击败了冯小刚、杜琪峰的作品拿下最佳剧情片大奖，年仅10岁的孔维一恐怕是史上最年轻的最佳新人获得者。

《八月》所说的那个八月不是个普通的一年，这是一部80后导演张大磊献给童年记忆的散文诗，理由很私人，不是为了表现什么，就为抒情。以男童张小雷的视角，再现了那个国有单位转型、铁饭碗被打破、家属院里每一个家庭都被影响着的年代。走后门的饭局、百无聊赖打架的年轻人、久病不愈的长辈、亲疏各占一半的家人……群像被刻画，而当最固执不愿放下自尊又不得不顺应时代改变自己的父亲也被迫远走他乡讨生活，家里只剩下母子俩，张小雷才着实感觉到时间过去了。《八月》的镜头平静克制，缓缓流过，几乎不带任何情绪，摄影、构图极简又精准，隐喻丰富。全片色调黑白，暗夜中刹那绽放的昙花喻示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去年载誉归来后，本片于今年3月全国公映，即便排片不佳也收获了绝佳好评。连导演张大磊本人都说：“希望这样平实的电影再多出现一些。”集体记忆、青春已不是个新鲜的题材，国产青春片一度和烂片划上了等号。而关注工人群体、父辈记忆的青春，往往因那一份真实而显得不矫揉造作。年初上映的《少年巴比伦》同样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清纯。就问一句，糖精厂、管工班、电工班、厂医……这些记忆里的词怀不怀念？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中的父亲角色是个“迷影中年”，常常蹭电影院的免费放映、捣鼓胶片，当集体主义的黄金时代过去后，他远走他乡的新求职之路是去当场记圆梦。男孩和母亲在片尾守在电视机前，看到远方传回的画面是父亲奔走在大漠片场的身影。导演张大磊就是这么一个“迷影青年”，毕业之后的十年，他拍过婚庆、微电影，却多次主动拒绝进入标准的电影工业：“我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剧组工作经历当中，觉得大多数人是在重复一种既定的套路，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想尽可能地有自己的选择，在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绝对成熟的导演之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我希望尽可能地以自我为中心。”在自筹资金的初期，始终是直觉的判断在支撑着他。

